

当海外学子遇到“倒垃圾”

如何学会垃圾分类这门技术活儿

刘紫雯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沪上垃圾分类进入最严格的历史时期。据悉,继上海之后,也有其它城市将跟进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这则消息引发了不少海外学子的关注,回想初到国外适应当地垃圾分类的日子,可谓五味杂陈。“没想到还没被学习压力压垮,反而先让垃圾分类来了个下马威。”这道出了不少海外学子的心声。但他们也表示,学会垃圾分类之后,闭着眼都不会扔错垃圾已成为基本“生活技能”。

被“倒垃圾”难住了

初到海外,中国学子会遇到哪些困难?常规答案可能是语言不通、跨文化适应、学业压力、孤独等。但不少海外学子提到,“倒垃圾”这一在多数人印象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让他们感到莫大压力。

“规矩多如牛毛。”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的李牧繁在日本留学最先学会的就是垃圾的分类回收规定:“每一垃圾大类下又有很多细分的小类,各类垃圾的规格也有要求,有些垃圾在扔之前需要先自行处理。如果油类没有用完,需要把剩下的油浇在纸上完全吸收,就可以归到可燃垃圾类,空瓶子则属于塑料垃圾,操作起来确实很麻烦。”

在日本,各地垃圾回收会定时定点。“我有一次错过了家庭垃圾的倾倒时间,结果不得不将垃圾袋在屋子里放了一个星期。幸好那时是冬天,要是夏天,估计就要腐烂了。”李牧繁说。

除日本之外,美国对垃圾分类也有详细规定。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的黄颜婷告诉笔者,她初到美国时,由于分不清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别,还曾收到过违规提醒。“因为搞不清具体的分类,有一次我把废纸和饭菜混在了一起,环卫部门就寄信函提醒我,如果再出现类似违规情况就要罚款。”

垃圾分类花样百出

除了定时定点之外,日本垃圾分类回收还有两大特点:一是大件垃圾需要预约且付费,二是罚则严厉。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据李牧繁介绍,在日本,处理电器、家具这种大件物品必须先打电话给大型垃圾中心或者通过网上申请,预约回收日期,然后再到便利店购买大件垃圾的缴纳券,将其贴在大件垃圾上,并在回收日将其放置于指定地点。“有一次,我打电话向相关机构咨询,扔一把椅子大概需要300日元,扔一个餐桌约需900日元,扔一辆自行车约需600日元……我第一次知道,需要花钱扔垃圾。”李牧繁说。

相对留学日本的学子而言,留学德国的学子在适应当地垃圾分类的路上也并不轻松。

卞辉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就读。他告诉笔者,在德国,葡萄酒瓶要扔到特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垃圾桶中;啤酒瓶要送到指定地点回收;果汁瓶要当作塑料包装垃圾处理;带有回收标志的矿泉水瓶则属于可回收垃圾。“我的感觉是,德国人的垃圾分类就跟做实验一样,特别讲究效用最大化。”卞辉说,“垃圾公司会根据住宅楼的密度,决定垃圾箱的大小以及需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日常的有机垃圾则会被当作花园肥料。”

卞辉还在瑞典做过1年的交换生,对瑞典的垃圾分类印象颇深。“瑞典人很注意保护环境,所以有污渍的瓶子必须要洗干净才可以回收。不少瑞典家庭都会准备很多垃圾桶,用来存放不同的垃圾。”卞辉说,“在瑞典,玻璃垃圾要分有色无色,纸张垃圾也要分软硬。”

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

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课程的“单元测验”。对海外学子来说,如何尽快学会垃圾分类,是一门必修课。

李牧繁告诉笔者,在日本,不管是住在学校还是住在社区,在登记入住时都会收到一本区域垃圾分类手册,上面会非常清楚地标注出垃圾的分类标准以及回收时间和地点。

李牧繁建议留学生牢记当地的垃圾分类回收标准,实在记不住,可以在手机里设置提醒事项。“一定不要嫌麻烦,因为一旦扔错垃圾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工作人员拣出来退回,这在当地会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

卞辉认为,学子千万不要将扔垃圾看做一件小事。“需要求助时,就要敢于开口。”卞辉说,“在德国,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地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及其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我们初来乍到,不懂如何分类很正常,寻求帮助没什么丢人的。”

对于垃圾分类,黄颜婷有自己的心得——垃圾分类从减少垃圾产生开始。她认为,从源头减量,避免重复包装,可以省去很多分类时间。“很多人喜欢打包,这样一来就会增加将吸管、纸杯、包装袋等垃圾分类的时间。”黄颜婷说。

对此,李牧繁也表示认同。“吃饭的时候尽量光盘;尽量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收快递的时候,如果包裹不大,可以将外包装留在统一收纳点进行回收……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李牧繁说。

表述不当带来尴尬

王君艺(化名)在英国杜伦大学读研究生。她告诉笔者,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语言表述不当而导致的尴尬经历并不少。“有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天气很热,我就说了一句‘I'm so hot’,发现大家都在笑我。后来才反应过来,因为主语说错了,所以表达成了‘我很性感’。”她顿时觉得尴尬不已。

口音问题也是学子跨过语言关的一个拦路虎。马志山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完成硕士学业之后,继续在该校攻读博士。他说:“刚到埃及没多久,有个中国同学生病了,下课后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陪他去医院看病。虽然学习了标准的阿拉伯语,但在问路时还是不怎么顺利,因为当地人大部分说方言。到医院后,有些详细的症状,我们都无法清楚地表达,刚好书包里有上节课用的字典,我们就在医院里,一边翻字典,一边向医生描述症状,十分窘迫。”

兰寅斐在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读大三,他坦言,日常生活中因为语言障碍而出现的“小插曲”屡见不鲜:“有一次我去商店买洁厕灵,因为发音不准,售货员一直不知道我想要买什么。最后给服务员看了洁厕灵的照片,服务员才恍然大悟。”

多开口说多交流

马志山学的是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出国留学前,他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到埃及留学,一定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语言环境,增加交流沟通和语言锻炼的机会。

硕士一年级结束之后,马志山意识到,仅仅在校园里学习,练习语言的机会还是太少,于是决定开始自己的“实习之路”。他在天津电力建设公司驻亚历山大的项目部实习5个月。除翻译项目部的文件之外,他还会和工程师到施工现场与当地工人沟通、协调相关问题;陪同中国项目经理到亚历山大电力公司进行洽谈、商讨线路问题的解决方案。“实习的这5个月,在与各方沟通的过程中,我的阿拉伯语水平有了质的提升。”马志山自豪地说。

结束上述实习工作之后,他到新希望埃及有限公司继续实习,做行政类工作。除了接待外宾、协助公司完成人才招聘,还会联系相关部门,帮助公司办理相关证件。

经过两次实习,马志山总结出了自己的语言学习心得。“一定不要太过含蓄而不敢与当地人交流。要大胆地开口说,主动为自己争取沟通交流的机会,只有多说、多练,口语水平才会提高。”马志山说,“学习语言,既要学好课本上的知识,也要注重实践。经历过这两段实习后,我能与当地人用方言进行比较顺畅的交流,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把课堂当做语言练习场

在课堂上,充分利用与外国学生交流、讨论的机会,也是一种锻炼口语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王天宇(化名)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学习,因为文化差异和生活观念不一样,他很少会主动融入当地社交圈子。在他看来,利用上课的机会,也可以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据王天宇介绍,在该校的课程设置中,大部分课都划分了学习小组,每个小组中既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几乎每节课都会有小组内自由讨论的环节。下课后,学习小组成员还常需要一起完成老师布置的课题或者准备小组的课堂报告。“这些交流的机会都可以锻炼口语。”王天宇说。

和王天宇一样,在韩国嘉泉大学学习的孙澄圻非常珍惜课堂讨论和小组合作的机会。“自由讨论时,老师为了避免每个小组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学生,还特意调整了座位。在韩国文化阅读课上,我的中国舍友就跟她的韩国同桌成了‘好闺蜜’。”孙澄圻笑着说。

孙澄圻还提到,不少学子习惯于待在熟悉的“中文社交圈”中,除了上课,很少有其它语言锻炼机会。她建议说:“课余时间尽量不要总是‘宅’在寝室里,多出去转一转。也可以加入感兴趣的学校社团,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在与社团成员的交流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



图片来源:百度

留学在外：如何跨过语言关

姜在辉



安键豪：行走在艺术留学之路上

史静远

是有了更多外国朋友。”

“人生是场马拉松”

高中毕业,安键豪决定申请纽约大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申请被拒。“当时我估计申请成功的希望挺大,所以收到拒信那一刻,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时至今日,回忆起两年前的那个时刻,安键豪的情绪依然有些低沉。

为了申请纽约大学,安键豪趁假期回到家乡哈尔滨拍摄了一部剧情短片,讲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我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射到了这部片子中。”安键豪感慨地说。

因为父母离异,安键豪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为了拍摄这部片子,家人重新聚在一起,爸爸、妈妈、奶奶都本色出演,姑姑在剧组帮忙做饭。奶奶已是80多岁的老人,记不住台词,安键豪索性让奶奶现场发挥。“片子中展现的这些影像资料,十分珍贵。”片子完成后,他播放给家人看,“大家都看哭了”。

在被理想的大学拒绝后的那段日子里,正是拍摄短片过程中感受到的亲情支撑着安键豪。“我坚信人生是场马拉松。艺术创作是一条很难的路,虽然去不了纽约大学,还是可以开辟其他的路。”他说。

最终,安键豪选择在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继续深造。除了作为导演进行影片创作,他也尝试制片人等工作。“我需要丰富自己的经历,从而发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安键豪说。

让互相帮助的精神传下去

2018年,安键豪当选普瑞特艺术学院中国学生会主席。“就是靠热情。”安键豪说,大一刚进学生会时,对公益很有热情的他就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在参加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看到大家无偿为他人提供帮助的那份真诚,我特别受触动。”安键豪说。

今年7月,学生会在北京、上海举办新生见面会。每天耐心地为新生和家长们答疑,虽然辛苦,但安键豪觉得很值得。他骄傲地告诉笔者,很多受到帮助的学生不仅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环境,而且还主动加入学生会,希望来年帮助下一届同学。“中国学生在海外读书很辛苦,我们这么做为的是让互相帮助的精神能传承下去。”安键豪说。



安键豪(前排左三)在美国读高中时与早间新闻社师生合影。